●演說●

遠來和尚會念經（三）　佩

我們北京城這塊土地　也不是犯的甚麼毛病　無論甚麼事　都是外來的吃香　由官場至於各界　一百兩十行　不信　你閉上眼細想　馬上我們北京人　淨去那個當碎催的　並且大多數的人　求其要當碎催還當不上　您說有多們可憐

各部總長不用說　誰也不敢作那個夢　就是部裏一個小小的科員　北京人巴結着全都費事　就別說傍的優差啦　政界裏講的是人情勢力　我們不易揷腿　還猶可說　那們商界呢　大栅欄那們熱鬧的地方　那樣繁盛的商業　又有幾家是北京人當掌櫃的　難道那也是人情勢力嗎　北京最新的營業　就是新世界　環城鐵路　汽車行　您調查調查　裏頭有多少北京人　幹的都是甚麼職業　不調查還好　一調查　管保更替北京人難過啦

甚麼地方兒的北京人多　往高雅的處所說　燈謎社碁局　二黃票房、這都是可以餬口的人　立志組織的機關　所爲消磨歲月　其中北京人最占多數　其餘就是開門放粥時候的粥廠啦　自從粥廠一停辦　抄起來好幾萬人　見天都沒地方兒下牙去　外鄉人還有個資遣還鄉的辦法　您替北京人想想　眼時除去挨大餓　沒甚麼新鮮的　都說北京城的銀錢沒脚面　那話一點兒也不錯　可有一節　惟有北京人瞧不見　嘗見鄉下人來京找親戚　親戚出了口啦　手裏又分文沒有　怎麼樣，眼時正是天卸煤的季兒　跟着人家去搖煤吧　一天也闊個三吊五吊的　除了吃還有富裕　幹到五月節　就能儹個三十塊二十塊的　往腰裏一掖　人家回家拔麥子去啦　都說北京不好過　人家是怎麼了呢

再上一等兒　深武饒安的老哥兒們　孩子了十五六歲　想要上京　小鋪蓋捲兒一扛　脚打地就來啦　一到先找他舅（表叔之類）留在鋪子一住　甚麼下門掃地抬泔水桶　幹了個挺歡　一來二去　買賣規矩也排演啦　往別的鋪子一舉荐　從此就能成人　東當掌櫃的　也是意中之事　誰說北京城不容易發財呀

●社會閒評●

◎也算是貧而樂　（无妄）

戒奢崇儉之說　今人莫不騰之於口　然起視社會　則所[illegible]所聞　罔非與是說相反　[illegible]微論衣食起居　日趨靡麗　試觀街市之上　營業最發達[illegible]以販售消耗品　居其大多數　而正經貿易　反日[illegible]社會人心之趨於奢之一途　而不能實行節儉主義[illegible]可概見　然而思貧愁苦之聲　又人人以爲口頭禪　抑獨何[illegible]

●優人集聯●　（娛閒）

石韞玉　小菠菜　七歲丑　富蘭友　時慧寶　楊小朵
馬素珍　鮮靈芝　九齡童　孫菊仙　毛韻珂　王長林
靈芝草　八仙旦　富竹友　芙蓉草　孫蓉彩　金香玉
海棠花　九陣風　潘月樵　靈芝花　金桂芬　粉菊花

●瀛寰瑣記●

◎五眉毛之代價　（元）

美國紐折爾西省某鐵路公司車頭烟囪發出火星一粒　直落某少婦額際　燃去眉毛五根　因而彼此交涉　後公司出金四十磅了事　計眉毛一根　代價須八磅也

●一言半語●

◎游戲場中之流行品　（公）

最近游戲場中　流行之品有三　一日圍碁　二日撲克　三日打球

外部中盼企望
常今本園聘請
來京擇吉開演
唱務望各界駕
臨一觀方信言
不虛也

楊瑞亭收售尺頭[illegible]　東安市場[illegible]內

[illegible]要新聞

段合肥回京詳誌◉段合肥二十七日　由浦口乘車回京　計前日可以到京　本報已預先報告　惟合肥前日到京時刻較早　僅於下午五時五十分已抵東站　國務院已得沿途路局疊次報告　稱合肥於二十七日晚抵濟南　二十八日晨抵德州　十一時抵馬廠　預計下午五時　可以抵京　故即通知各機關預備赴車站恭迓　元首亦派徐邦傑前赴車站　至午後五時五十分　段總理已抵站矣　是時在站迎迓者　有各部總次長　國務院各局長　吳總監　王京兆　及其他要人　合肥下車後　略事周旋　即乘汽車回府學胡同私邸　各部總長多隨行至府學胡同　是日與合肥同車回京者　有曲同豐曾毓雋葉玉虎呂調元及一般隨員　並聞合肥因遠行數日　風塵僕僕　前晚在邸少事休息　昨早即擬入府晋謁總統　報告此次南行之結果云　合肥自浦口啓行之後　沿途亦略有可紀者　蓋合肥於二十七日午後二時　自浦北上　至七時許抵徐州　張文生在站迎候　登車少有晤譚　即行開車　至夜二時抵濟　張樹元亦先時在站恭候　上車立談許時　即行下車　又復開行　至下午三時至津　天津曹省長及楊警務處長等　均先時到站　比及車到時　均行面謁　總理即又改道京奉路返京云

政府之攻粵計畫◉中央政聞社消息云　國軍自攻克長岳以後　政府即定實行攻粵軍事計畫　期以肅清粵亂　統一全局　其攻粵之大軍　計分兩大路　一由贛南直攻南雄為一路　此路軍隊由贛兵二旅及三路會軍之一部任之　一路出閩省　直攻潮梅　由閩軍及浙省援軍任之　此外另派海軍軍艦至粵閩沿海一帶助攻　俾可收水陸夾攻之效　閩省方面之進兵　更分成三路前進　一由詔安黃崗進攻潮州　一由永定直撲潮屬大埔　一由上杭進攻梅縣之松口　江西方面則以贛軍為前隊　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為總指揮　旅長丁效蘭為副司令　即日前逾大庾嶺　佔領南雄之軍隊也　魯軍一部則充後路援隊　目下第三路魯軍已有一部開赴桂陽　待令前進　將來此路軍隊　俟克復韶關　即當南下　直搗廣州　此政府平粵計畫之大凡也

兵隊蹂躪湘陰之慘象◉新聞編譯社消息云　本社接湖南特派員通信云　湘陰界長岳之間　自長岳鐵道成工以來　即為南北陸路之孔道　民國五年　湯薌銘潰退之時　逃勇四散　擄掠慘殺　民不堪命　去冬又遭兵燹　擄劫財物　姦淫焚殺　凡所為惡　更又甚焉　未幾湘滬各報　多有載之　然未有今春之尤烈者　今年陰歷一月初六七等日　南軍由岳州退回　沿途搜括財物　以趙恒惕所部第一團為甚　至於姦殺焚居之事　尚無所聞　十六七日以後　北軍由湘陰分道追來　或由李家堰銅盆寺經過　或由鐵道　或由驛道　或溯湘北而上　全縣土地蹂躪殆遍　登高一望　有十餘里或數十里無人煙者　至可慘也　闔六都有童姓者婦女六人　正圍坐茗譚　忽北軍八人闖入　閉戶輪姦　該婦女等有二人投水　一人自經而死　三梓橋戴某之婦　逃避不及　亦並受辱　又有王家橋盧某劉某之婦　強姦不

鋪底出倒　茲有已關閉大全茶社鋪面一所座落在前門外鮮魚口內路北欲倒者請到前門大街源聚祥綢緞布店或到崇文外清化寺街許宅面議均可

鳴謝三井洋行保險賠款快捷　敬啓者此次前門外勸業場不幸失慎遭罹祝融一般商人損失至鉅敝號前在三井洋行（電話東局一百三十九號）保有火險貳千元事發之後該行即照所保價值如數賠還其辦事之敏捷付款之迅速實可稱為僅見今特登報鳴謝　勸業場內維新號啓

乾昌茶店廣告　啓者本店擬將倒出如存本店茶票者由陰歷三月十九日登報起務於兩星期內持票來取逾期作廢　騾馬市大街　本店主人白

[illegible]

[illegible]該[illegible]債務不與先父相干各存[illegible]字據為証特此聲明

外科劉少樵　專治癰疽難[illegible]對口疽背疔毒惡瘡花柳傳染鼠瘡瘰瘡一切無名腫毒諸般疑難大症並治遠年近之痔瘡化管除根永不再犯茲由北羊肉口德善醫室分在前門外觀音寺路南京華棧內四號西屋電話南局三百五十四號自舊歷三月十五日起每日午後門診貧不計利

春阿氏小說現已無多愛閱諸君請速購買　各送報人均可代賬

遂立時槍斃　其餘忍辱飲泣而不敢言者　不知凡幾　又有潘君係前清秀才　擄其抬轎　行未數里　力不能支　即加鞭笞　身無完膚　此經過之兵猶較文明者也　至於銅盆寺一帶　所經過之某師尤為暴烈　其宰豬牛所剝之皮　剮肉寸餘　棄置田野　滿目皆是　一入人家　即將木器拆毀　以為炊爨　青山鋪附近婦女　被姦斃命者十餘人　男子亦斃六七人　又有彭某以衣物密藏壁間　任某藏首飾於竈下　吳某藏票幣契據於樑上　一一被兵發見　均立焚其巢　沿途一帶　縱橫二三十里　搶掠一空　人民逃匿山谷間　穴居野處　風餐露宿　落葉為薪　饘粥為食　觀此慘狀　令人欲泣　或有少數男子歸家　一聞犬吠　即相驚走　現清明以過旬餘　人民以驚恐及無牛之故　尚未犁田　遑論下種　現農夫退佃不耕者　紛紛於途　即有米荒錢荒鹽荒之象　人民受此荼毒　將來發生瘟疫　必有人荒之時　湘民何辜　而竟遭此奇厄耶　張敬堯任督軍以來　雖告示煌煌　禁止淫擄　而軍中紀律仍屬蕩然　況兵士擄搶　民不敢抗　望風先逃　不能知為某團某連兵士　所謂搶劫准其細送控告嚴辦之告示　仍屬虛文　毫無效力云

殖邊銀行股東大會紀事◉殖邊銀行自上海停止營業後　信用驟失　然該行分行分號　約四五十所　按照條例　又有各種特權　故苟擴充資本　設法整理　未必遂無恢復發達之望　去年汪彭年辭職　許世英代理　與政府接洽　畧有頭緒　許丁艱歸　由周學淵代理　擔任添招股本二百萬　尚未實行　最近惲寶惠氏　亦請大總統入股提倡　聞大總統亦已應允　並傳見股東代表　宣言維持　於是股東對於總理問題　遂起爭執　為惲為周　傾向不一　此次股東大會　重大問題之一也　此外總管理處與分行意見之隔閡　辦理事人　利害之衝突　原因亦極複雜　故此次大會能否和平解決　實為該行前途生死存亡之關鍵　當開會前一星期　各股東代表及辦事人　知問題解決　甚為棘手　於是分頭尋覓排難解紛之人　不約而同　邀請住居天津之楊晳子出任調停之事　楊氏於廿六日到京　下車後即與各方代表分頭接洽　兩日之間　股東各執一見　至難融洽　至前日二時　在該行開會　始既因意見不符之故　延至四時始開議　繼則又以選舉總理問題　大起爭執　會場情形　頗為險惡　楊氏被舉為臨時會長　極力維持　幸得和平散會　然於爭議之事　仍無結果　聞楊氏尚擔任散會後再向各方面疏通　定於三十日再行開會　至結果如何　聞尚在不可知之數云

中銀分行經理之更動◉中國銀行分行經理　最近頗有更動之訊　聞北京分行經理伍錫河　將調任為總行之赴外稽核　其遺缺以南京分行經理談荔孫補充　而以南京副經理許福昞升充經理　又漢口分行副經理李瑞棻　調充河南分行副經理　其遺缺以洪鍾美補充云

◉本京新聞◉

電請放俸◉清室領侍衛大臣倫貝子　因該處俸銀愆期　延欠九個月未放　侍衛生計困難　達於極點　有因身無長衣　不能進內當差的　昨特電請世中堂　設法維持　經世中堂回電　允為籌款速放

傳領經費　教育部現已將京師地方教育經費二萬七千元(現款三成　中交票七成)備妥　日昨傳知京師學務局於本月二十日(即今日)派員到部承領

呈請行車　驍駐馬車行商人張鈞𢶍　昨呈提署警廳　略云　現已購得法國汽車六輛　請在南苑北苑萬壽山駛行售票云　該署以郊路狹隘　有無窒礙　該商須先將圖報署　聽候核辦

批准行船　現有船戶主業景山等　呈請內務部河道處　擬在阜成門外護城河納捐行船　北至西直門由高亮橋長河西至萬壽山　按段售票　經該部批准　轉飭提署咨行中右兩營　勿得相阻云

展限三天　八旗清理官產處　現因清理官房　尚有南城幾十家住房兒的　沒去認租　昨又出示勸導　應減收租費　並保存鋪底　給限二日　再要是反抗　聽說就要懲罰了

發給憑單　市政公所現與警察廳左右翼稅務公署函商　規定發給轉移房地憑單規則　昨日通告商民　凡關於典買房地者　均應遵照規則　填明轉移報告表　呈報勘查後　發給憑單　以備投稅

巡警不該　二十八號上午七時　有個李立峰　在護國寺西口天錫慶買布　欠銅元一文　該鋪夥計不准拿走　兩造小起衝突　距料站崗巡警(肩章二一八八)過去不問理由　先給李某一個嘴吧　李某問該警因何打人　警爺羞腦成怒　將李某拳打腳踢的痛毆　經鋪商張捷卿大米等多人相勸　已扭至柳泉居門首始行能手　聞此事附近商民人等　均代爲不平　並有人提議　擬聯名赴廳公稟呢

後媽可怕　中營路政隊隊兵陸安　昨在龍虎橋地方　見有幼童王會翰一名　幼女連喜一口　在彼盤旋啼哭　據說係受繼母虐待　不敢回家　當經該兵將伊公王啓賓找去　教他領回　好好撫養　別竟聽枕邊之言　不管姑娘兒子

吞服火柴　右安門內白紙坊住戶陳沛　日前與伊兒婦翟氏口角　翟氏遂即出門　不知去向　陳沛尋找無着　一時心窄　吞服火柴一盒　當經巡警灌救　幸未斃命　伊兒婦翟氏至今尚無下落

撞傷啞女　二十八日上午六時　京奉路由北京開往山海關慢車　至永定門外胡村地方　車頭將一十餘歲啞女撞傷頭部　當經該站將啞女於七點豐台車帶至前門東車站　抬往普仁醫院調治去了

女伶適人　久在廣德樓唱演丑角女伶九月菊　現已適人　身價洋二千元　聞其所適之人　亦係政界中人物　九月菊爲第三妾　昨十九日用馬車入宅　九月菊十七夜演最後之一齣戲　爲一念差　是日觀客之中　多有爲九月菊而往者云

失兒並誌　府學胡同門牌四號　住戶毛王氏之子　小名大起子　今年十一歲　於昨出門未歸　又外左二區南水關　住戶蔡長福之子　小名崇兒　今年十歲　左眼邪視　亦出門沒回來　現已呈報該管區署查找

名角來京　芙蓉草向在滬漢頗負盛名　現由丹桂園約其來京　聽說該伶能戲甚多　梆子二黃均有可觀

截車匪首　開徐火車被截一案　國務院昨接張文生來電　謂楊集劫車　據報係匪首吳興科等所爲　在嚥黎蘇魯交界之大寨左右　除飭設法緝拿務獲外　容再報聞云云

丹桂 新臺 尋

藝員芙蓉草向在上海演唱已久係青衣兼演花旦秦腔皮黃新舊劇大家唱……陰曆……

天增牌香煙總京經理處前門外煤市街榮豐恒

不孝男祥椿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 清授通議大夫 午樵府君痛於戊午年舊曆三月十九日辰時壽終正寢距生於道光甲午年九月二十八日辰時享年八十五歲不孝等親視含殮即日遵制成服明在 友誼世誼哀此訃聞 擇於本月二十一日接三 二十八日禮經 二十九日禮經 四月初一日禮經伴宿送庫 初二日辰刻發引 孤哀子祥椿祥安泣血稽顙 期服孫炟右炟燻泣稽首 現因誼親主友遷移他處甚多恐訃報不周除分送訃聞外合行登報奉聞務希 鑒諒是禱

喪居京西藍靛廠鑲藍旗老營房六條胡同

冠蓋往來

昨日東站出京 奉天督軍署顧問劉鴻恩 陝西督軍署參謀賈玉林 水災督辦熊希齡 財政部秘書祝毓英 前參謀政聯芳 存記道尹力鈞 東站來京 前財政總長周自齊 安武軍秘書長王郅隆 印鑄局局長吳笈孫 內務部司長王揚賓 水災督辦熊希齡 前湖北按使呂調元 西站出京 公府副官長張桐林 二十師軍需長卞樹勳 西站來京 奉天督軍署顧問劉恩鴻 陝西督軍署諮議劉文屏 前敵第一路參謀敖景文

命令

大總統令 內務總長錢能訓呈請任命姚明圖為秘書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芝貴呈請任命李寶山為直隸陸軍第四混成旅少校副官紹曦為砲兵第一營營長均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交通銀行發息開會之通告

啓者民國六年股本利息茲經本會議決官息六厘紅利四厘定於五月十五日即舊曆四月初六日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illegible]各本分行開始發給並定於五月二十六日午後一時即舊曆四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在北京宣武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開股東年會並選舉董事請股東諸君屆期親攜息摺前往上開各本分行支取利息並於會期前五日攜帶股票到北京本行總管理處驗明領取赴會之入場券其有[illegible]不克親自到會須委託代表者應請先期親攜股票戶名號數股數作委託書由該分行驗明蓋章交由代表人携赴京本行總管理處驗明照取入場券赴會可也特此通告

交通銀行董事會謹啓

瑞蚨祥鴻記 東鴻記 茶店緊要廣告

本號開設已歷有年所經售貨色皆採自地揀選精良[illegible]臺批發皆以足斤十六兩為準向蒙惠顧者諒皆深信無疑今[illegible]權度局劃一稱規自應遵辦查該新稱較從前舊稱每斤實大一兩有餘本號為推廣營業起見自上年陽歷十月十五號改用[illegible]新舊平斤十六兩出售稱不折扣貨不減色一切仍按法薰焙以昭信用恐未周知特此佈告 惠顧諸君幸垂察焉 開設北京正陽門外大柵欄中間路北老店電話南局六百零九號東首路北分店電話南局千二百六十十一號

源聚祥綢緞洋貨布店重張大減價廣告

本號開設前門大街鮮魚口南路東[illegible]幕以來頗蒙各界贊許敝號因擴充[illegible]業起見另有剔莊綢緞按原價八扣七五扣不等減價出售以及粗細布疋各種絲織品類均揀選物美精良以副惠顧之雅意也電話南局九百十一號

警廳批准痔漏解毒丸

此藥專治一切新久諸痔凡肛門腫痛墜脹堅硬毒輕者形如牛奶甚者狀若雞冠膿血淋漓即發經年不愈者皆可服之併兼治潤燥滋陰消腫止痛除漏消管清火涼血敗毒生肌大有奇效總之無論男婦老幼諸種各痔如服此藥無不痊愈久經試驗百治百效洵稱蓋世之妙藥也[illegible]

另有詳細引方 價目 每半料六九大洋八毛 每料十二九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函購須加郵費二角請用郵政匯票如寄郵票按九折

寄售處前門外門框胡同路東振東石印局 總售處北京順治門內松樹胡同西頭門牌第四十號許梓之秘製

鳴謝 專門眼科七十二症

余子文獻去春患左目腫痛雲朦求許珍儒先生治愈年前復犯生翳失明又求許先生診治復明感激鳴謝先生寓廊房頭條西口內路北 國務院呂憲章謹啓

京都鮮魚口馬聚源廣告

本號自做紗緞呢禮帽紗緞絨六摺便帽貂皮水獺海龍各式皮帽以及加細麥稭草帽一概精純新料貨真價實如蒙惠顧不負諸君之雅意也

東安市場暢觀樓內瑞華鑲牙 電話東局二四八九

講演聊齋

褚遂良（十三續）

湛引銘

昨天的書　說到母狐精請客　大家正在飲酒歡樂之際　忽然進來一隻雪白的玉兎　狐精稱呼為春藥翁（這是母狐誠心同藥鋪抓方子的開玩笑　並非我故意拿商界同胞鬭哏兒　在下魂胆也不敢～我怕買藥去的時候兒他們混拉抽屜兒）這母狐這樣稱呼的理由　雖則沿用神異記上載的　月中有玉兎擣藥的古典　無如都在中秋佳節　此處原文說偏端陽　春藥翁來見召　大概藥行的帳緊啦　往前赶了一節　也是有的　反正這點兒是狐兎的心宮事　在下摸不清　不敢妄加批評　那位明白這其中的奧妙　請您來函指教　咱們再另行講演　我暫且還得接原文說　白兎跳〻蹿〻的出門而去　在座的衆鄉鄰一瞧　人家真有闊朋友（對直毛兒的銀鼠皮袄　可就不大應時）一個〻都楞着　已然是酒足飯飽　有張羅都落散坐的　有漱口說話兒的　可沒有吃飽了就走的（那是外甥家的）母狐見大家都用適當了　這才衝着趙大褚說　你到房後頭把梯子搬來吧　趙大褚連忙答應　笑嘻〻的　跑到後院兒　一會兒工夫　抗過一個大梯子來　兩根好幾丈長的大杉篙　穿着橫樑　可不是釘着鞋底子（那是健銳營的雲梯）大家都納罕　他這肩膀兒　有多大力量才抗的住　就見他抗着梯子　直透這棵大槐樹底下走來　靠樹根兒不遠兒　把梯子立起來　用手接了接　一點兒也不活動了　大家都仰着頦兒望上瞧　這棵大槐樹約有七八丈高　再瞧這梯子　比樹梢兒還高着少一倍似的　不知要做什麼　就見趙大褚對他們大奶〻說　梯子是立好咧　母狐點了點頭　什麼話也不說　手扶梯柱　兩隻小金蓮　按蹬兒登着往上就上　原來穿的是短衣衫　沒繫裙子　又是散褲腿兒　所以透着很靈　上了兩三蹬兒　瞧了瞧左右舍　都在這兒呢　故此也不用喊上高咧　二哥〻上到五六蹬兒　大家再瞧趙大褚　也跟着直上〻呢　大家心說　這小子不但能抗　敢則也學會爬高枝兒啦　真得說福主心靈　轉眼之間　母狐登着又上了好幾蹬兒　老趙離地也約有丈數多高了　就見母狐精　兩隻手扶着梯柱　翹項回頭　衝着些位街鄰　嫣然一笑　說諸位好的厚的　叔〻大爺　哥〻兒弟們　那一位願意上來　跟我夫妻們去　只管扶着梯子　往前進步　連問了三聲　沒有一個答言兒的　一則兒這梯子好像直往上長　梯梢夠着雲霄似的　再說天氣正熱　日光正午　一位位的都喝了個八九分醉了　嫌曬的難過　又都愰悠〻的　因此大家對瞧着　沒有個敢跟着走的　但說本院房東大爺家有一個使喚的小僮兒　夙日最淘氣　肥牆上房　時常挨擇　他總不怕　今天主人被趙大褚請來吃飯　他在二門裏頭　隔牆看見立梯子　不知是要上樹去做什麼　連忙跑出二門　恰巧赶上母狐精問大家誰願來誰來的話　這孩子不顧得請問主人去得去不得　扶着梯柱　二登兩登　跟着趙大褚往上就走

（未完）

頭獎大洋[illegible]萬圓　上海慈善救濟券　每條只售壹圓　準於陰曆[illegible]月拾日開彩　本京發售處西河沿順興[illegible]

華歐大藥房發售新世界[illegible]彩券

購藥滿壹元者送贈壹張
在北京觀音寺青雲閣內
電話南局二千三百九十六號